



絕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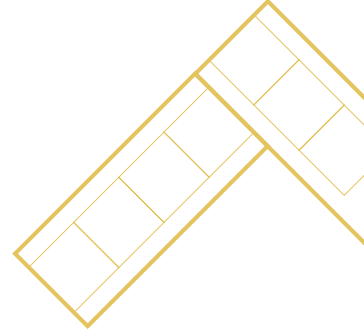
常走的樓梯上糊了一坨失落的冰淇淋。我蹙起眉。

「沒品。」他頭也不回地說，邁著輕快的步伐。

總之是形同玩笑的雨季，所以我們到室外去，吹風。沒有風。柔軟纖細的雨滴幾乎垂直落下。花了一點時間才發現所謂蒼茫的天色不過是雲，載不動天空之城。陽光異常鋒利。斑點侵蝕著我們踏足的地面，我收起手，在口袋裡無意義地握緊拳頭，再鬆開。他沒說話。我走在後面，審視那些一閃而過的面孔。我們站在所謂禁止逗留區域的天臺，被太陽能板包夾著，然而並不覺得狹窄。因為下雨。雨敲在地上的無聲拓展了我們之間空曠的某種存在。究竟是什麼，我無意多想。答案昭然若揭。

在忘卻所謂默契之前，我們確實知道何時該沉默，何時該撇開視線。例如陽光透澈的雨天，如果風也不說些什麼。看著不同方向，我想，無論如何我都會去愛這幅風景，再怎麼單調的色彩，畢竟凝視的是十幾個春天裡又一個無可取代的春天。身邊的人，好吧，就算是無可取代吧。還是不要想太遠。就算那其實不是多遙遠的未來。

那時我們剛升上高中，新的教室在五樓。以前坐在窗邊還能



聞到籃球場旁的泥土味。拖著昏睡的腳步爬一層層樓梯成了新的習慣。「很健康。」我們一致同意，隔著擦拭透亮的窗，對班聯會的同学抗議學生會的無能。「不能蓋座溜滑梯嗎？」「摔死你吧。」

也不盡然是壞事。至少我們更常去想課本之外的大山大海，更喜歡站在圍欄旁邊想像小鎮臣服在我們腳邊。那樣的幻想難以拒絕。「不覺得那裡的雲很像一座山？」「確實。」無論如何我喜歡那些朦朧虛幻的事物。偉大的、壯闊的，總之不是這座小城能夠容納的。港灣裡蒼白的臉孔輕輕搖曳，我們都看見了，雲是如何輕盈地壓上萎靡的島嶼。「會不會有彩虹？」我說，笑著。他轉過頭。「你這樣看我我會不好意思。」「別講垃圾話。」

高中生活確實多彩，以致我們隔了一條走廊的距離。更多時候我坐在教室裡，開窗讓風視心情鼓動窗簾，用手指壓制飄揚的字句。耳畔盡是笑聲和咒罵，然後我才想起自己總忘記帶耳機到學校，一忘就是一個學期。有時我好像聽見他那種低伏的笑，好像他垂著目光，聽著誰的談話，偶爾點頭。那種敷衍極其明顯，但誰也不特別想拒絕。沒有風的日子我會放下書，任外套衣領歪

斜，目中無人地散步去對面，從窗外探進視線，搜索一抹身影。如果我看見一張冷澈而穩重的臉，並不看向這邊，我會再走回自己的座位，端正表情，心不在焉地讀小說；如果我看見幾張明亮乾淨的笑臉，可能會伸出手推開剛擦拭過的窗，或者仍然劃過一個簡潔的弧形，掉頭走回真正屬於我的一片安逸，沉滯而厚重的，堅定逃避地。緊抓著記憶和文字，閉上眼睛思考難以思考的事情，直到風颳起，睜開眼睛，直到我看見雲朵淹過，再次充滿脆弱的勇氣。讓四季都狂風呼號吧。要是渴望能輕易實現，還有誰要許願。

思考喧囂時我默不吭聲，在理當安靜的課堂裡，想著我說出口但自知不會實現的承諾，想著恍若夢境的夢，練習去相信這些事情，去堅定一些解釋就失去價值的秘密。而逐漸理解，日常生活仰賴周而復始的催眠，可以毫無理由地相信，然後我們才能坦然而清澈地度過每天。身體越來越透明，越來越輕盈，然後做個寬廣的夢恍惚睡去。

那之前的暑假，每個早晨都有磅礴的音樂把我從渾沌的夢境搖醒。我穿著睡衣到門口迎接同樣一臉睡意的他，然後我們大抵對作業絕口不提地就那樣消耗華美的早晨。帝王也沒有我們悠閒。聽見車子行進，想到大多數人正在忙碌苦惱些什麼，而榨乾腦汁也想不出我們有什麼好憂愁的。「人生好像在此刻完成。」以一種戲劇性的語氣，以那個年紀健康茁壯的高傲這麼說。「別誇張。」通常招致一個贊同的冷笑。我早就知道自己將要懷念那段時光。知道每一刻都珍貴而耀眼，那感覺真讓人迷醉。蹉跎歲

月的奢華享受必須曾經理解，就算用上曾經這個詞眼。

健全地，充滿意圖地什麼也不做，無論幾次回想都忍不住揚起語調。就是那麼完美的季節，儘管細節大多融化在斑斕灑落的樹影，我仍覺得那就是無悔。所以那時的我們怎麼可能預見現在迷濛的歲月？

也並不是無跡可尋吧。分班名單出來的時候，我皺起了眉，他見狀，說：「反正只隔一條走廊，你隨時可以過來。」我深吸一口氣，看了一眼窗外澄澈的藍天，冷氣轟鳴運轉。「絕對。」拉開窗簾，甜膩的夏天，任身體和意識緩緩下沉。並肩凝視扔下我們運行的世界，假裝我們能挺直背脊與它對抗。

不過他並不打算來找我。後來我才想到。但顯然已經無所謂了。透明的風吹過兩顆心的間隙，臉上是不再躊躇的笑臉。過去已經成為過去。眼前的世界更寬闊了幾分。

好冷。

陳彥好



個人簡介

就讀於馬公高中，目前的座位看不到海，午餐都去隔壁班吃，打掃區域在校園安全死角，跑班會故意繞遠路走，下課常去圖書館吹冷氣，不懂安全網那麼鮮豔做什麼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、謝謝給我信心的老師、謝謝默默支持的爸媽，以及重要的主角們，病友F、福神W、King和大家，謝謝你們，沒有你們就沒有這篇文章，雖然被我寫得好像BE但中秋烤肉很開心啾咪。

「絕對」是一個相當抽象的題目。作者展現了寫作的企圖心。行文之間，具有辯證之特色，同時長於自我的挖掘，因而厚實了文本的情感層次，心靈描述相當深刻。作者不僅題目取得好，文章開頭，深深吸引讀者。這在諸多歌頌青春的作品，作者看見日常的異常，見人所未見，而採取相當存在主義的筆法，將時間之消融表現出來，也替整篇文章，打了基調，佈下氣氛，相當迷人。〈絕對〉是一篇天真與世故兼具的作品。與其他作品相較，無論形式風格、內容旨趣，都是殊異亮眼的一篇。



AWARD
LITERATURE